



名人故居行

朱自清温州旧居的院子。



二十余平方  
你只租住一年  
这小地方  
却生生世世记住了  
或是因了  
你的名声  
朴实的名声  
不问为什么  
只摇着扇  
让清风  
徐徐扣问  
而我  
这过客  
又如何描摹  
如梦般流逝的过往  
扇面上  
月夜朦胧如昔  
海棠依旧红艳  
鸟儿却已飞去了

文图／本刊特约撰稿 马小予

## 过朱自清旧居

扇面上

月夜朦胧如昔

海棠依

鸟儿却已飞去了

而我

这过客

那日,在新落成的朱自清旧居,见到了朱自清先生的儿子朱闰生与孙子朱小涛。

那是 2006 年 10 月,温州的朱自清旧居落成之日,天气格外晴朗,照得顶上的青瓦明晃晃的,搬迁并重修过的木建老宅,散着原木的味儿。

朱先生有六个小孩,眼前的垂垂老人朱闰生,便是《荷塘月色》中的“闰儿”,正值中年的朱小涛先生,浓眉大眼,学中文出身,做过多年记者,朱自清先生并不高,他的儿孙却高得很。

来时,爷爷马骅、堂哥马亦钊已坐于内室,与两位朱家后人攀谈。

我与朱家后人仅见了这么一面,但朱家与马家的交往,则要推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。当年,朱自清曾在我的母校浙十中教书,与当时同时在浙十中教书的两位堂爷爷马孟容、马公愚昆仲是至交。这两位爷爷后来去了上海,在中国书画领域颇有造诣。那时朱先生住在朔门四营堂巷的老宅,与我们马家的老宅,相隔一条马路,因我家有不少名人字画,朱先生便常带妻儿,前来赏玩。

他的《温州的踪迹》中的散文《月朦胧,鸟朦胧,帘卷海棠红》,便是描绘马孟容的画作,而散文《绿》,则是马公愚陪同,二度去仙岩,看了梅雨潭后挥就。

在梅雨潭边,留有这样的细节:在梅雨亭,朱自清先是端详梅雨潭,后又站在悬崖边俯下身子仔细欣赏潭水。他对堂爷爷说:这潭水太好了,我这几年看过不少好山水,哪儿也没有这潭水绿得这么静,这么有活力。

朱小涛最早来温州是 2005 年,他是在报上看了我的堂哥的文章,文中说起马家与朱自清的交往,提到市政府决定将朱自清旧居整体搬迁之事。兴奋的他来到了温州,四方打听,找到了堂哥。

朱自清旧居在旧城改造中幸存了下来,这老宅,在原址的基础上,迁移了一两百米,由原址 34 号门牌往东,拆迁重建在了 22 号门牌新址。旧居为典型的江南民居,面积要比扬州的朱自清故居大些,大门外,上了粉绿色漆的新匾,由王蒙先生题写。修缮后的旧居,建筑面积 600 平方米,为五间三进合院式木结构,中分一堂、二堂、三堂,两边对称各设厢房,共 10 间,整体结构和风貌按旧居修复。

朱自清与妻儿曾住过的二十余平方米的两三间厢房,采用了旧址拆迁来的木料和柱头,保留了晚清时的风格,卧室简陋,大约能容一张床与一张书桌。花格窗外,倒有一院落,可供儿童玩耍。

今年,一个盛夏的月夜,正好在北京,便独自去朱自清先生一生住得最久的清华园走了走。

回访朱先生住过的地方,不只为朱先生,更是受清华的文化底蕴吸引,如同朱先生当年与我的两位堂爷爷的交往,因字画而起。

那晚的清华园正在欢迎新生,四处蝉鸣,倒让我一个人走得极热闹。清华园西南角,有两个荷塘。在水木清华,从柳树下飞出的小瀑布迤逦游荡,在水边造了声响。身上已有一道粗裂纹的汉白玉石塑的“朱先生”,端坐于水边,面对着一塘的荷花若有所思。

坐着的“朱先生”与照片中的并不相像,颇为高瘦,我在相片中所见的朱先生,却是不高的,这个小个子,不妨碍他有气节。

他曾在《论气节》一文中,对此有洋洋洒洒的发言,而他的不吃美国救济粮,绝食而死,这般的民族气节,也让他在中国普通人心目中高大了。尽管,很多人对他这个成为政治牺牲品的举动不以为然。

在我眼里,荷塘,也仿佛是朱先生的旧居,似乎,热爱自然的朱先生是为水而生,为他所倾倒的梅雨潭的女儿绿、月夜的荷塘等。但这水木清华,也许并非朱自清笔下的《荷塘月色》,听几个新生叽喳,《荷塘月色》中所指的荷塘,实为近春园内的。

绕近春园走了好远,在黑暗里,才走到荷塘月色亭。

我眼前的一切,依着淡淡的月光,已无法看清,一个人孤立亭中,是有些怕了。只得第二日下午再来。

荷塘月色亭的匾,阳光下果然漂亮。字颇端丽,朱先生写的。黑底金字,在绿染红柱衬托下,极为华美。亭边,有好几棵参天大杨树,想当年,朱先生看到它们时,大约还没那么高大。

这近春园,是康熙时熙春园的西半部分,咸丰皇帝早年在此住过。1927 年夏,朱自清夜赏这片荷塘,写下了《荷塘月色》。这些内容,果然原原本本刻在一块巨碑上。

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,邻近的辅属园近春园也未能幸免涂炭。因此,朱先生眼里的近春园是一片“荒岛”。

我在塘边,遇到了几个钓鱼的人。一位是在清华园内住了几十年的家属。他四五岁便来这儿钓了。“文革”时,他也来钓,那段时间,没人跑到这儿求死。大约心情不好的,来这荷塘边,看看这美景,自然就想了。

把荷塘看作朱先生的旧居,只是比方。他当然在清华园有过家的。据说,朱先生在此任教时,曾在古月堂、南院 18 号、西院 45 号、北院 9 号、北院 16 号住过。

去清华园的第一天夜里,顺便打了一眼雍容华贵的古月堂。这应是简朴的朱先生住过的最豪华的宅子。古月堂的垂花门,至今完好,夜色中,院内的松树掩映得院子更添了几分神韵,灯光从精美的绿窗细格中透出,窗玻璃看着像嵌玉一般温润。这古庭院,为清华大学的名胜,最初为清华园园主的书房,《背影》一文,就在古月堂润泽的灯光下写成。

离开古月堂后,朱先生迁至南院 18 号单身宿舍,与陈寅恪等为邻。在清华园内,没有找到南院 18 号,便去了西侧的西院。1927 年初,朱自清先生将妻儿接到清华园,迁居至西院 45 号。

那是一大片爬满南瓜藤、边上种了菜的青砖老房。里头住了些清华职工家属,有位八九十岁的老太,便生在里头。现在,不少房子租给了外头的。

寻朱自清住过的北院,竹林深处的遗址,只剩一石碑。1932 年 9 月,朱先生一家搬进北院 9 号,后又迁往北院 16 号,1948 年,他离世之前,住北院 16 号。

这清华园,多少大师在此任教,这儿怎可能是朱自清先生一人的园子。相比别人,朱自清的园中印迹是最多的,我顺便走访了另外几位大师的故居,竟颇为凋落。

唉,更多的名人故居,它们并没有朱自清的故居那般幸运啊。 



清华园的荷塘月色亭。